



# 燃情经历

廖琪★著

作家出版社

# 燃情经历

廖琪★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燃情经历/廖琪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9  
ISBN 7-5063-3071-7

I. 燃…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798 号

## 燃情经历

---

作者: 廖 琪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4.25

插页: 3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071-7

定价: 26.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第一章	衣锦还乡	1
第二章	云里雾里	22
第三章	挂职第一仗	50
第四章	安宁一号大院	78
第五章	城区大演练	107
第六章	元宵佳节	125
第七章	正直和混沌	170
第八章	爸爸要续弦	208
第九章	换届前夕	244
第十章	对峙	270
第十一章	血的代价	303
第十二章	父亲之死	317
第十三章	风乍起	345
第十四章	电闪雷鸣	385
第十五章	再见了，安宁	419
尾 声	未了缘	433

## 第一章 衣锦还乡

衣锦还乡的感觉真好！

十几天前，孔部长将通知书郑重地递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便陡然在廖至玉的心灵深处生发，并与日俱增——即使是灰蒙蒙的天气他仍能看到一轮红太阳正照耀着大地，天空一片蔚蓝；一夜间他眼中的妻子更美了，儿子更可爱了，同事更可亲了，上司更可敬了；他坐着想笑，躺下想笑，梦中也全是笑声交织的故事；他原来喝上一两泸州老窖就昏昏然不知所以的酒量，如今却咽下半斤茅台外加三瓶珠江啤酒也毫无醉意……此刻，当他推开皇冠 2.8 小轿车的车门，双脚踏上家乡安宁县的土地，仿佛要对这十几天来所经历的躁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幸福感受作一次归结，他清晰但又亢奋的脑海蓦然蹦出四个字来——

衣锦还乡！

是的，衣锦还乡。此前，他常常有文章跃然于报端，他的某些经历又常常被一些人作夸大的报道，家乡早就熟知他，甚至许多的少男少女将他当做他们的梦中楷模。母校安宁县第一中学曾不顾他再三阻挠举行过一次“学习廖至玉，为家乡增光，为祖国添彩”的创优活动，他的某些夸大的经历又被夸张地作了灌输和渲染。他在省里任《岭南日报》副总编辑，报社党委书记，技术职称副编审，行政级别正处级，享受副厅级待遇，但为了回家乡挂职却顾不上屈尊低就了。宣布挂职通知那天，朝阳市委组织部孔尧生部长变得非常严肃和郑重：“安宁县最大的官也只是处级，你去了只能是个副处级的常委。你当下改口还来得及，我左边的裤袋放着去朝阳市的通知书，右边的裤袋放着去安宁县的通知书。”

“谢谢你了孔部长，我去安宁县。”他毫不犹豫地坚持说。

“那可就委屈你了。”他慢慢地递过任职通知书。

“千万别这样说。虽然有行政职务，但我更看重我是文化人。写作是我修身立业的原始股，我是为丰富自己而去的。这几年在上头瞎写一通，已经把原有的生活底子都卖光了。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将这常委当好。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虚心学习的。”

“你有这种心态，我当然放心。”组织部长似乎话中有话，十分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恢复了平日里和他摩肩拍背的哥们儿作派。

他本想向这位平日里无话不说的哥们儿倾诉倾诉：生我养我的安宁县，有着我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怀念！我多想经常到含辛茹苦哺育我长大的母亲的坟前去坐一坐，慰藉慰藉那颗曾经为一家人特别是为我操尽了心血的心灵；我那孤独的父亲曾经经历过多少苦痛和灾难，我必须给他更多的照料和宽慰；我的初恋情人如今仍是小镇上与世无争的民办教师，她曾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又富

于理想，她的温柔和容貌至今仍不时在我梦中缱绻；我的众多的亲朋近邻，曾给过我多少拔刀相助的照应或尔虞吾诈的暗算，我多想献上感激或蔑视的一笑以作了断啊！……二十年了，人在省城，但我的魂，何曾离开家乡半步！再没有比得上带着成功和荣耀回家乡而更使人满足的了！

这种感觉，在他被众星伴月地拥入安宁县华侨宾馆的宴会厅之后，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他被宴会的主人刘宏道拉到左边的位置。刘宏道已经是两届的县长，生就一副慈眉善目，为人处事幽默而又低调，粗看有些土气却能磨能缠，廖至玉在省里帮他跑项目时就深刻地领教过他深厚的软功。坐在刘宏道右边位置的是个子瘦小而精壮的省人大常委会常委、侨联副主席王大公。此公在省政坛上，有个比他姓名还叫得响的昵称——老顽童；唱歌跳舞玩牌，他都能来一手；有关系的红白喜丧等等大场面，主持人的角色几乎让他统统承包。他有显赫的背景，父亲与著名的侨领宋兴儒是拜把兄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官至省侨办主任，可惜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成了全省第一个从楼上跳下去的牺牲品。廖至玉出版的那本为他带来名利兼收的传记文学《宋兴儒传》，就得益于王大公的倾力帮助。坐在他身边的是朝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孔尧生。朝阳市管辖包括安宁县在内的三县二区，四百多万人口，孔尧生手里握着干部的命运，自然成了十分瞩目的人物。廖至玉在省里各种场合和他见过面，很谈得拢，也很是佩服他的亲和力和定力。他讲起笑话和段子，听的人已是狂笑不已，他却仍像作报告念社论，既保持了应有的威严又密切了各种关系。接下来是副县长杨英杰，安宁县上下都称他“师爷”。这是在场惟一的外地干部，祖籍潮州，十八岁就在县供销社当合同工，闲时常耍笔杆子，二十几年前曾有“北京喜讯传下来，革命人民喜开怀”的不朽诗篇见诸报端，可说是廖至玉最为知心的笔墨兄弟。他是信奉“赴任就得摆

出威风”的为官之道的，今天有这么多的显赫人物为廖至玉挂职赴任而捧场，正是出于他的安排。再接下来的是安宁县委副书记许礼义、纪委书记林华才、组织部长陈添锦，这三个人廖至玉只是在一些场合上偶尔见过，并无深交。坐在廖至玉左边的是生就一副浓眉大眼的朝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光辉。廖至玉因为在省公安厅领了一张“特约记者采访证”，以备出差时不测之需，也为了免交全省除高速公路以外的路桥费，所以也得时不时写些政法文章，便有了经常与这位豪侠大汉联系的机会。卢光辉是粗中有细的人物，照面几次便与廖至玉无话不谈。中午廖至玉在朝阳市委组织部报到后，他就自告奋勇与孔尧生一起送他到安宁县上任，并开着警车开路，给足了面子。

刚落座，刘宏道就拉着王大公满脸笑容地对孔尧生说：“怎么不早点下来呢？下午我就向保龄球馆预订了两条球道，想试试你王常委和孔部长的球艺，也好让我这国家保龄球队的候补队员显显身手，看看还能不能赌出几顿白食来。”

“还国家队候补队员哩！王常委你别信他，他至今还欠我一箱茅台。十天前我和他玩过十局，他有三局得分不过百，有一局才得分六十。”孔尧生打趣辩白道，“呸，证人在此，杨副县长当时是在场的。”

“孔部长你别坑我！你和刘县长都是我的顶头上司，要我偏袒哪一方，都与推我下油锅一样！”杨英杰装出胆小怕事的样子。

“好了好了，为等你们我已喝了三泡茶，上了四次厕所。这样吧，咱边吃边聊，怎样？”刘宏道问孔尧生。

“听你的。”

“卢书记，你好久没来安宁指导工作呀！”这边许礼义笑容可掬地对卢光辉说。

“你们安宁县委的大门上写道‘非喝安宁梅酒勿进’，我怎么还敢来！那酒喝了腰酸腿软。”卢光辉一出口就带着浓重的酒味。



“安宁梅酒真有这功效的话，那可是安宁人为反腐败作出的一大贡献呀！以后有谁敢嫖娼包二奶，就罚他连喝三个月的梅酒。”林华才打诨说，“他奶奶的，眼下嫖娼包二奶的个案占了干部违纪个案的三成还强！”

宴会后，廖至玉向杨英杰打听，才知道县委书记方东风今年五月份上任，六月份就发了一份既提倡廉洁、又发展地方经济的通知：一切接待应酬，一律用安宁县生产的青梅酒。对于卢光辉这一类干部来说，这酒显然是低劣的。

“静一静吧！”刘宏道与孔尧生耳语了几句，拍拍手掌说。“今晚不喝梅酒，照旧。不过，洋酒是我自己带来的，总量控制，两瓶。今后在座几位朝阳市的上级来了，都不喝梅酒，由在座几位安宁县的同志自带。卢书记，你以后每月不来安宁三五次，就是不仗义呀。”

“没得说！”卢光辉一口答应，众人哄地呼应了一下。

刘宏道摆了摆手站起来：“现在言归正传，首先，让我代表安宁县委县政府，对廖至玉同志到安宁工作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廖至玉同志二十多年前离开家乡前往省城，经过长期的学习奋斗，工作出色，创作丰收，已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大文豪。我们为他感到格外骄傲，对他的到来盼望已久。请朝阳市的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尽力为廖至玉同志的工作和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定让廖至玉同志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发挥出最大的能量。来，预祝廖至玉同志在安宁期间生活愉快，工作顺利！祝在座各位同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干！”

在座各位呼地起身，斟着黄澄澄的液体的酒杯在桌子中间碰了一下。

“现在请孔尧生部长讲话。”

孔尧生在稀落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我只说两点：一、论廖至玉同志的理论水平，肯定在在座各位之上，可他终究没有在基

层工作过，请大家一定善待他，我在此拜托了。二、廖至玉同志长期在省里工作，关系多信息广，对朝阳和安宁的工作要多过问、多交流、多建议、多支持。来，我也敬廖至玉同志和在座各位一杯。”

又是一阵杯盏碰撞，刘宏道喊道：“黄太茂——”一位精壮的中年人从厅外匆匆走了进来，“廖常委的手机和房间钥匙拿来了吗？”黄太茂从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刘宏道又将两样东西推到廖至玉跟前。“手机是摩托罗拉 918，电信局说是眼下最新颖的。办公室兼宿舍只能将就将就，大家都一样，仅原县委迎宾馆的一间套房。咱县委、县政府的新办公大楼正在建设中。如果实在不方便，咱县委、县政府还有几套公转房……”

“就让至玉住办公室好了，县委有勤务员，凡事有个照应。”卢光辉插话说，似乎早有考虑。

“至玉，你也讲几句吧。”刘宏道说。

廖至玉赶紧站起来，诚恳地说：“在座的都是父母官，今后还得多指导、多批评，我这就先谢谢了。”说罢又与大家碰杯干了。

“卢书记，你也来几句。”刘宏道说。

“不了不了，大家都是熟人，讲太多客套话反而见外。”卢光辉应着，转对孔尧生，“孔部，你这民间文学大师怎么喝闷酒了，来两段。”

“对对，肚子饱了，来点精神食粮，要腥的。”立即有人响应道。

.....

## 二

晚上，廖至玉没有去县迎宾馆的临时办公室，特意留在华侨宾馆陪王大公。王大公生活上极随便，本想让他住大套间，但他硬是要和他挤在套房里，说是夜间无事可与他聊天解闷。

送别一帮哥们儿，进入房间，王大公就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就得多一个心眼，防着方东风。”顿了顿，又开口，“刚才杨英杰说了，方东风是临到下午五时才说有事回朝阳的，也没说是多么重要得不得了的事情。那时我们已从朝阳出发，他分明是要避开我们，也是给你一个下马威。”

想起刚才在送杨英杰时，杨英杰俯在他耳边愧然说道：“真对不起，我坑你了。”廖至玉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衙门里真的那么复杂险恶吗？他们是草木皆兵了吧？廖至玉认识方东风，那是在汕头特区的时候。当时方东风正由潮汕师范学院政治哲学系主任调任汕头特区宣传部副部长，中等身材，文质彬彬，谈吐高雅。他与方吃过几顿饭，还偶尔相互到宿舍聊天，一起交流过练习书法的心得。朝阳改为地级市之后，听说方东风主动请缨，开头仍是宣传部副部长，两年后就将个“副”字去掉了。这几年方东风也到报社找过他几次，无非要新闻界帮忙造势助威，为朝阳的某个中心工作服务。虽不能说有深交，但也沒有任何纠葛。他怎么能一下子就翻脸不认人了呢？杨英杰也似乎太神经过敏了。

“人各有志，各人可以有各人的朋友，方东风不会这么小气吧！”廖至玉不以为然说。

“基层干部的素质不可能和省里比，更别说你们文人雅士了。我们常常看到主席台上某位领导与某位领导握手言欢、摩肩拍背

特别亲热的场面，其实这是做给台下的人看的，暗里只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已十分紧张。亲密的关系往往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必说，一个眼神就够了。这是官场上的基本现象，也是为官的基本素养。可方东风这小子竟是这么低劣，连这场面上的应酬也躲开了。卢光辉与方东风的性格不和，早在市委内就一个说东一个说西的。孔尧生与方东风的矛盾则是官场上最根本的利益冲突。前年他们两个同时要提拔为部长，补选市委常委，二选一，结果，孔尧生当选方东风落选。不久，就有风声说孔在补选一事上做了手脚。孔调查过，风源似乎出自方东风身边的人，可惜没有真凭实据……为官言权，为商言钱，为文言名。言及权字，可就是官场中重中之重的冲突呀！方东风肯定这么想：既然孔尧生、卢光辉要为你廖至玉捧场，我偏不！没有安宁第一号人物参加的欢迎宴会，这宴会就成不了规格、上不了档次。狗娘养的方东风，你把戏是不是太稚嫩了！”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正厅级却得不到方东风起码的尊重，下意识中泛起了某种极传统的观念，王大公忍不住破口大骂。

廖至玉仍然沉浸在衣锦还乡的喜悦中，正要王大公宽慰几句，想不到笃笃笃有人敲门。

“你是——”廖至玉开门问。

“伍涛。你是廖常委吧！我爸刚才说了，今晚就来报到。”说话的是一位虎头虎脑、看上去十分精明的小伙子。

“呵，请进请进。”廖至玉连忙说，又向王大公介绍：这位是杨英杰副县长的干儿子。杨英杰只有一个儿子叫杨少东，身子单薄又十分顽皮，吵闹打架从不间断又常常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伍涛有兄弟五人，个个精壮悍健，在杨英杰宿舍旁边开了一间杂货店。杨英杰的老婆见伍涛一家还算厚道，就让杨少东和伍涛认了把兄弟，公开说是让伍涛一家帮助管教杨少东，内里意思则是让伍涛几兄弟在杨少东惹是生非时保护他，免得不争气的宝贝儿子

让人打成残废。四年前，杨英杰让伍涛进了县机械厂，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伍涛竟学会了修车、开车。可惜这两年机械厂不景气，一天开工一天关门，到今年全厂干部工人都放了大假，工资都泡汤了。四天前杨英杰提出让伍涛当廖至玉的司机，意思也是要让伍涛从此有个铁饭碗，廖至玉当然同意了。“这是省人大王常委，也是省侨联的副主席，我们都叫王常委。”廖至玉介绍道。

“王常委你好！”伍涛虽牛高马大，见了官毕恭毕敬中似乎还有些畏怯。“不知廖常委今晚出不出车，我把配给你的三菱吉普开来了。”

“不……”廖至玉刚要让他回去，一下又来了兴致。“王常委，干脆到我家看看，散散心吧，反正还不到九点。”

“也好。……”

仅二十分钟，三菱吉普就驶进了桃花镇。十几年改革开放，小镇的规模在不知不觉间扩大了一倍多。廖至玉的弟弟廖至武的四层厂房原在镇郊，这下却成了镇中心。可惜的是，六年前弟媳李锦云在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刚生下个宝贝儿子，至武就在一桩生意中被人骗走近八十万元，一气之下他用铁棍把那个骗子教训了一顿，谁料酿出了人命；结果，他在欠债和人命案的双重巨压下，糊涂地喝下了老鼠药……人生难料，沧海桑田，母亲去世，弟弟去世，他父亲和锦云连四个小孩，只好搬出翰林巷住进这座曾经使全家辉煌过的四层小楼。家具厂早已散伙，底层改成了“锦云服装店”，二楼成了全家人的居所。这几年廖至玉时不时地回来，看着家里的那份冷清和落寞，着实心痛和心酸……这也是他执意回家乡挂职的原因之一。他的到来，肯定会一扫家里的颓势，增添不少的温暖和光彩。

奇怪，孤老寡妇的门前本来是天一黑就冷落漆黑，今晚怎么已经九点多了还敞开大门灯火明亮，二楼的窗口还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

“妈——妈！大伯回来了。”正在看店的大侄女秀贞往楼上高声喊道。

“呵，大伯回来了，回来了！”李锦云从楼上跑下来，身后是父亲、李锦云的父母，还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下十人。

“怎么回事呀？在家开祈祷会？”廖至玉问。

“上楼说上楼说。”锦云竟毫不避讳地拉着廖至玉的手直往楼上走，一边吩咐道，“秀贞，关铺了。”

“你要回来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已传得沸沸扬扬，昨天下午，镇里李书记、王镇长就带着冰糖燕窝、鸡精等一大堆礼物来了，说是你一到家就要到镇里指导指导，要为你接风。噢，今晚这屋里都是咱家的新亲老戚，都在等你回来哩。”从楼下走到楼上，锦云的口一直没停。

“至玉呀，你还认得我吗？”一位七十开外的妇女拍着廖至玉的肩头笑容可掬地问。

“这……”廖至玉懵然。

“这是你表姑，你姑母认的姐妹。噢，那是她的女儿娣勤，你要叫表姐的。那是她的外孙女、娣勤的女儿茹珍，今年刚从市卫校毕业。”父亲廖正发热情有加地介绍道。“啊啊，还有这几位。这位是你表姨，小时候与你母亲换过帖子的，她命好呀！生了五个儿子。这是她家老五任威，听说还是大坪镇的干部……”

“一般干部，一般干部。表哥，啊，廖常委，你可得多支持帮助呀！”任威满脸虔诚地说。

“至玉呀，我可是抱过你、背过你的。当年我可没想到这怀里背上的孩子往后就是当大官的材料。”娣勤不甘后人，自来熟地插上来说。

看她年纪不过五十出头的样子，比廖至玉大不了几岁。他有意开玩笑：“不知当年在表姐的怀里背上是不是尿尿了？听我母亲说，儿时我是淘气得出名的。”

“哪止尿尿，还拉屎哩！今天你出息了，看怎么报答我。”娣勤开玩笑说。

“锦云，你大伯新官上任，衣锦还乡，你还不快去煎荷包蛋，大家吃个吉利！”锦云的母亲提醒道。

“我这就去这就去，前天我就买了五斤鸡蛋放着哩！”锦云应道，往厨房走去。表姑表姨还有娣勤，也都跟着帮忙去了。

廖至玉这才记起身后的王大公，却不见父亲，喊了几声，才见父亲和伍涛从楼下上来。“爸，这是王常委，专程送我来报到的，在省城他照料我不少。”

“谢谢谢谢！”父亲连连说着。

“你有个好儿子呀！四十几岁就是高级职称、高级知识分子，我还要请教你是如何培养他的。”王大公逢场作戏地迎合道。

“过奖了，过奖了！至玉有今天，全因为一路上有贵人相助呀！至玉，你可要记住这些大恩人呀！”父亲一本正经地说，突然又变得有些神秘。“至玉，他亲家翁、亲家母，来——”

父亲一直把廖至玉和李大叔夫妇带到三菱吉普前，说：“刚才师傅说了，这车以后就是至玉的官轿，时价五十多万哩！”

“大叔，你千万不要叫我师傅，今后就叫我小伍或小涛。你有事外出，只管开声就行了。我是廖常委的司机，当然就是你的司机了。”伍涛恭敬有加地说。

“好，就叫你小涛。”父亲转而对李大叔，“来，咱试试。”说罢就自个打开车门坐到司助位置上。难得他有好心情，廖至玉开了后车门，和李大叔夫妇一起上了车。

“廖常委，往哪里？”伍涛问。

“顺着大街走个来回吧，”父亲自作主张道。车刚开动，他自个拉下车窗。开出不足一百米，他又问，“这车怎么不响呢？”

“好车不响，坏事不静。这车在我们安宁也算是高级车了！”伍涛应道。

“这当然是，衙门里开出来的能是坏车吗！”父亲正襟危坐，显得很老练的样子。“我问的是喇叭怎么不响。”

“当然响。”伍涛轻轻按了一下。

“这就是了，你给我一直响下去。”

廖至玉感到了一种深层的、可笑的、腐朽的意识，阻止道：“都十点出头了，何必扰人美梦呢！”

“咱这小地方，有几人能在半夜让县太爷扰醒的！古时候新官上任，还要鸣锣开道呢！”父亲满脸是不可一世的神态。“响，一直响下去。”

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廖至玉哭笑不得的同时，心里又溢满了自豪和激动。身边的李大叔夫妇，肃然中也透出了傲然和高贵。

……在家里吃完红糖荷包蛋，已过十一点。回到华侨宾馆，王大公粗略洗了一下，就破天荒上床了。廖至玉从卫生间出来，兴犹未尽，本想再和他神侃，但看到他转眼已是一副打着鼾、嘴角淌着口水的睡样，又不忍心了……

经过几天来公的私的各式的宴会酒会，廖至玉感到一种不堪重负的疲倦，昨晚特意不作任何安排，想和妻子、儿子好好地在家放松一下。想不到晚饭时分，王大公一个电话打来，说已有十多人聚在广东大厦宴会厅等着为他饯行，菜已上桌，酒已斟杯，就差他这主角了。他无话可说，只好赶紧赶去。连大公在内，六男五女，其中有四个人他完全不认识，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省委纪检会、省法院、省检察院的处长、科长。也许觉察到他兴致不高，平素仅二两酒量的王大公有话无话地在席上兴起了一次又一次喝酒的高潮。“我与至玉是忘年之交，他去挂职等于我去挂职，今后他有什么事，等于我有什么事，还望在座各位多多指点帮助。来，这杯算我敬大家的！”王大公说得很真切。“大公，咱还说二话！”“王老，你把我们当外人了么！连罚三杯！”



“该罚该罚!”席上顿时哄成一片。至此，廖至玉不能不撑上灿烂的笑容，以一百二十分的虔诚站了起来：“大哥的酒量有限，我代他敬大家了，不是三杯，是六杯!”他拿起酒瓶，自斟自饮，一口气就将六杯茅台倒进喉里。随之，哄笑声更响更吵了。“小郭，你不是要当文学家吗，还不赶紧敬酒拜师!”“对，为了表示诚意，小郭应与廖总喝交杯酒!”小郭是省检察院举报中心的副科长，整个聚会中最年轻的姑娘，大约二十五岁来去，清清纯纯的，鹤立鸡群般地突出在一群半老头子间。廖至玉一进门就注意她了。想不到她竟然大方大端地端着酒杯走了过来：“交杯酒就交杯酒!廖老师，来，干了!”看着她伸过来的臂弯，他赶紧端着酒杯迎了过去，一仰头把酒倒进口里。“不行不行，廖总神不定情不专，根本不把我们小郭这位学生放在眼里，应该加罚一杯!”想不到又有人起哄，而小郭竟然还站在原地上神采焕然地望着他。他正想再充一次英雄，一挺胸，手还未触到酒杯，胸膛间一股热流直闯向喉咙，喉咙里顿时像打翻五味罐一样难受，赶紧说了一句：“对不起!”就向门外的卫生间飞跑而去……蹲在坐厕边，吐了酒菜又吐黄水，好大一会才喘过气来。正要回去，却见王大公站在卫生间门边。王大公苦笑说：“到基层去，少不了这些人照应的。别看这些人官不大，可都是实权派。透透口风，都可以帮上大忙的。走，提起精神，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想不通，基层真的那么复杂?好在回到厅里，大家看他已经呕吐了，劝酒也不再那么凶了。不过，宴罢这伙人仍不肯罢休，撤去酒菜和桌子，就地又唱开了卡拉OK，跳起了舞，一直疯到凌晨一点多才散去……

为了使廖至玉能够随心所欲地回家乡挂职，也真难为王大公了!

“铃……”不知过了多久，廖至玉刚刚入睡，就被一阵电话铃吵醒了。